



苏联工业中的妇女劳动

阿拉洛維茨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苏联工业中的妇女劳动

阿拉洛維茨 著

丁 鏡 清 譯

工 人 出 版 社

1957年·北京

000000

Н. Д. АРАЛОВЕЦ
ЖЕНСКИЙ ТРУД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ССР
ПРОФИЗДАТ—1954

苏联工业中的妇女劳动

〔苏联〕阿拉洛维茨 著

丁 镜 清 译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单布胡同3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9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06,000字 印张：4 6/16 印数：1—2,500

1957年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3007·145

定价：(7) 0.48元

統一書号:3007·145

定价:(7) 0.48元

CAH 3/7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沙皇俄国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妇女劳动	3
第一节 俄国工厂工业的发展与妇女劳动的成长	3
第二节 资本主义企业中对女工剥削的加强	7
第三节 革命前俄国母亲女工的状况	13
第四节 女工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16
第二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 苏联工业中的妇女劳动	23
第一节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妇女解放中的作用	23
第二节 妇女在工业恢复时期和工业化初期的作用	28
第三节 恢复时期工业中妇女劳动的分配情况	32
第四节 提高技术熟练水平是加强妇女在社会主义工业中的 作用的重要条件	35
第五节 党为提高女工的社会与政治积极性而斗争	39
第三章 战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工业中的妇女劳动	45
第一节 大量吸收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是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 最重要条件之一	46
第二节 妇女劳动分配与女工职业组成的变化	54
第三节 苏联女工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	64
第四节 妇女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情况	71
第五节 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对改善妇女的劳动条件与生活 条件的关怀	78

第四章 偉大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工業中的婦女勞動	82
第一節 戰爭時期工業中婦女勞動的增長	84
第二節 戰爭時期婦女勞動的部門分配和培養	87
第三節 蘇聯婦女的高度愛國主義精神	92
第五章 戰後時期蘇聯工業中的婦女勞動	101
第一節 婦女勞動在戰後工業中的作用	103
第二節 婦女參加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競賽	115
第三節 提拔婦女擔任領導工作是共產主義建設的 迫切重要任務	123
第四節 婦女勞動和生活問題	127

前 言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被壓迫和地位卑賤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因為私有制的統治和人剝削人的現象是這種生產方式的本性。

企業主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對女工進行殘酷的剝削。資本家依靠千百万婦女勞動報酬的微薄來增加自己的利潤。資產階級廣泛地利用廉價的婦女勞動作為進攻工人階級的工具，作為加緊剝削無產階級的手段。資產階級企圖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和組織性，力圖阻止勞動婦女參加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

共產黨始終把解放勞動婦女的鬥爭看作是工人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黨給婦女指出了引導她們走向解放的唯一的正確道路——無產階級爭取以革命方式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政治鬥爭的道路。

婦女在社會上享受完全平等的權利，她們成為積極的共產主義建設者——這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最偉大的成果之一。

蘇維埃社會制度的勝利，意味着從舊的資本主義世界到新的社會主義世界這一人類歷史上的根本轉變。

在我們國家里，隨着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消滅，隨着生產資料私有制和人剝削人現象的消滅，資本主義規律已經喪失了它的力量 and 作用。在公有制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所固有的新的經濟規律已在起着作用。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不斷地提高人民的福利，是最充分地、全面地滿足人民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婦女擺脫了

历来的压迫。苏维埃国家立即廢除了一切使妇女处于卑下社会地位的旧法律限制，而賦予妇女在国家、經濟、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但是，法律上的男女权利平等，仅仅是妇女走上真正解放道路的第一步。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偉大事業中，广泛地吸引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参加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广泛吸引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積極参加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成为可能。

在發展苏维埃国家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与妇女的積極的、忘我的劳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她們曾站在坚决捍衛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战士的队伍中。在战前几个五年計劃的年代中，苏联妇女曾在使苏联由落后的农業国变为强大的工業和集体农業国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偉大的衛国战争时期，苏联妇女和青年一起，負起了后方主要的劳动重担。苏维埃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了妇女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去建立偉大無比的功績。

在战后时期，苏联妇女積極参加了爭取順利实现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偉大共产主义建設綱領的斗争。千百万妇女的創造性和建設性的劳动，正在使苏维埃社会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

本書的目的是要說明这一問題：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党所制定的旨在广泛吸引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工業、参加建立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制度的政策，是怎样得到貫徹执行的。

第一章

沙皇俄国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妇女劳动

第一节 俄国工厂工业的发展与 妇女劳动的成长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技术的改造和工业(特别是主要的工业部门)的集中。工业增长和生产集中过程加快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和居于统治地位。

1900—1903年间的经济危机加速了小企业的破产，从而更加强了大生产的作用。自1887年至1908年，工业中的大企业自30,800个增加到39,800个，即增加了29%，同时总产值由13亿3,450万卢布增加到49亿零870万卢布，即增加了2.6倍。

这样，俄国资本主义就走上了最高和最后的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变成了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亦大为增长了。到90年代末，仅在俄国各大工厂、矿业中和铁路上工作的工人的人数就已达到2,792,000人。这是现代的工业无产阶级，无论在团结性方面或战斗革命性方面都不同于小企业的和手工业的工人。

1913年末，有500名以上工人的大资本主义企业只占全部企业的5%，但这些企业已经集中了工人总数的半数以上。同时，有100名以下的工人的中小企业，几乎占全部企业的 $\frac{4}{5}$ ，但其工人人数仅占工人总数的19.4%。这说明俄国工业的集中已达到

極高的水平，這種水平在任何一个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是罕見的。

在有布爾什維克黨這樣的革命政黨的情況下，各大企業無產階級的人數的增加和集中，就把俄國工人階級變成了國內政治鬥爭中的一支最巨大的力量。

工業中機器生產方式的採用簡化了生產過程，使工人的勞動縮減為進行許多簡單的機械作業，因而為各工廠廣泛利用婦女和兒童的不熟練勞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是加強對無產階級的剝削、使工人家庭的全部成員服從於資本統治的有力手段。

馬克思指出：“機器既把工人家庭中的所有成員驅入勞動市場，就把成年男子的勞動力的價值在其家庭所有成員中加以分攤。因此，機器降低了成年男子勞動力的價值。”^①

隨著工廠工業的發展，失業人數不斷增加，遂使男工工資下降，無產階級更加貧困化。貧困和飢餓驅使婦女也到資本主義工廠去工作，並使其成為最殘酷的剝削對象。

沙皇俄國的工業中日益廣泛地使用婦女勞動。關於這一點，下面的1901—1913年期間各大工業企業中男女工人人數變動情況表可以證明：

年 度 (1月1日的 情況)	各大企業中的工人人數 (單位：千人)		增 長 速 度 (以1901年為100%)	
	男 子	婦 女	男 子	婦 女
1901	1251.2	441.0	100.0	100.0
1902	1238.0	453.3	98.9	102.8
1903	1192.6	447.8	95.3	101.5
1904	1222.9	461.5	97.7	104.6
1905	1202.8	457.9	96.1	103.8

① 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參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7—478頁。

1906	1204.6	479.9	96.2	108.8
1907	1209.4	508.8	96.6	115.3
1908	1270.2	538.5	101.5	122.1
1909	1259.3	545.5	100.0	123.7
1910	1267.6	565.2	101.3	128.2
1911	1345.4	606.6	100.8	137.5
1912	1412.9	638.3	112.9	144.7
1913	1483.9	667.3	119.3	151.3
1914	1595.7	723.9	127.5	164.1

正如上列数字所示，各大企業中女工人数的增長速度較男工大得多。在1901—1913年期間，全部工人人数增加了37%，其中女工增加64.1%，男工只增加27.5%。

工業企業中加緊使用婦女劳动，这在1905—1907年間的革命时期尤为显著。在这个时期，妇女劳动力之所以受到工厂主的欢迎，并不只是因为其价格低廉，而且因为妇女是“較溫順和稳定的分子”。

弗拉基米尔省工厂視察員1907年度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女工人数的增長在这一报告年度中特別显著。男工在一年內增加了970人，或者說增加了0.85%，而妇女在同一时期增加了7,316人，即增加了9.25%。其原因仍和从前一样：“妇女比較勤勞、細心、有节制（不飲酒、不吸烟），而且在工資問題上肯讓步，要求也不甚严格。”

革命前俄国各工業部門的妇女劳动的分配情况是極不均衡的。1913年，妇女在大工業的工人中約占30%。在工業企業中工作的全部妇女几乎有三分之二（635,900人中有401,800人）集中在紡織和縫紉生产部門。此外，在烟草、橡皮、食品調味、紙張印刷及其他工業部門中也广泛使用妇女劳动。

在需要比較熟練的劳动力的重工業企業和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較差的企業里，就不大使用妇女劳动。1913年，在金屬加工業

和机器制造业中工作的妇女只有15,000人,占該生产部門全部工人总数的4.2%。妇女劳动在矿业中的比重仅占4%。

因此,妇女劳动多半是集中在輕工業及熟練程度較差和工資較低的部門里。在新的生产部門里使用妇女劳动,只是随着生产机械化的發展才有的事,机械化使利用不熟練和熟練程度較差的妇女劳动力成为可能。

在沙皇俄国,沒有实施生产職業教育的組織,当时存在的一些工艺学校基本上是私人創辦的。通常在这些学校学习要繳納學費,学生在物質上有很大的負担。为中上層青年妇女开办的各种職業学校——家务、縫紉、裁剪及刺綉等学校,沒有也不可能提出什么生产任务,而且沒有給劳动妇女学习技能的机会。

在資本主义企業中广泛采用的学徒制,實質上是極端無耻地剝削無償劳动的源泉。工厂主对有組織地把新工人訓練成为熟練工人一事,并不感到兴趣。

魯克揚諾娃(現在是列宁格勒市基洛夫工厂紡織联合厂的副工長)曾这样描述她在过去的聶夫斯基針織工厂所受的“訓練”：“在我的学习时代,对于女孩子來說,不是学习,而是苦难。誰也不好好地講解問題。只是謾罵、嘲笑……一周內仅能学习三天……星期三和星期五,我們女学徒被派去擦机器,而在星期六我們必須擦地板。还要补充一点:經常教我們不正确的工作方法。这对少女們來說是一种無法补救的不幸。有时这种‘学习’就毀坏了一个人的終身……”

一个青年女工在独立操縱机床以前,必須經過一条漫長的苦難道路:繁雜的工作,不切合实际的学习,無穷尽的侮辱,有时候还遭受毆打,等等。

在沙皇俄国工業部門中工作的妇女的文化水平是非常低的。例如紡織工業中几乎全部女工的三分之二都是文盲。

这样,資本主义制度既不培养妇女从事生产活动,就限制了使用妇女劳动的職業范围,使女工难以进入需要高度的熟練水

平的生产部門。

資本主义社会封鎖了妇女走向熟練劳动的道路，因而为企业主保持了一个攫取高额利潤的重要源泉——廉价的妇女劳动力。

第二节 資本主义企業中对女工 剝削的加强

在沙皇俄国的各种条件下，女工的生活状况是極端困苦的。1914年6月，俄国工厂工業中男工的平均日工資为1盧布41戈比，而女工的平均日工資才72戈比，也就是說，只比男工工資的一半多一点。

某些工業部門中妇女的工資水平更低。譬如在金屬加工業和木材机械加工業中，女工的工資只占男工的41—44%。只是在紡織企業中，女工的工資才等于男工工資的三分之二。

然而，應該指出：俄国革命前所有工人的工資都很低，而紡織工業中的工資又向来比其他生产部門中的工資低。例如，1914年金屬加工業工人的平均年工資为456盧布，而棉織業才211盧布。然而在沙皇俄国工業部門中工作的妇女中很大一部分正是集中在紡織工業里面。

大部分女紡織工的月工資不超过14—16盧布，而就个别工种和个别地区來說，則还要低些。例如：毛織工人的平均月工資在平茲省为9.3盧布，在唐波夫省为10.2盧布，在新門比尔省为11.6盧布。弗拉基米尔省的亞麻工人的平均月工資为11.7盧布。

在其他生产部門中工作的妇女的工資也不見得高些。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省的罐頭、糖果、化学及其他工厂中工作的女工，每月的收入不超过12—13盧布。同时应注意到：当时房租和日用品很昂貴，要以这样菲薄的工資来維持一个家庭是非常困难的。

企業主利用婦女勞動報酬低微的情況，使男工的工資也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

資產階級利用在報酬上歧視婦女勞動力和殘酷剝削婦女勞動力的可能性，來向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攻，來攫取高額的利潤。

紡織工人在生活上是入不敷出的。一個人一月的開支平均為8—10盧布，就占去了工資的大半。

一個人一月的飲食要花4—5盧布，這還只能維持半饑半飽的狀態。幾乎是工資的五分之一用在房租上面。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的家庭不得不將衣服和鞋子的開支縮減到最低限度。由於無錢購買新衣而只得買舊衣，是極普遍的現象。用於滿足文化需求的開支縮減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因此，工人所得到的菲薄的工資甚至連家里最迫切的需要也不能維持；要是遇到臨時的緊急的事情（喪葬、生育）要花錢，那就更加困難了。

由於經常窮困，迫使一部分女工去做娼妓。1914年“女工雜誌”第7期曾指出：“女工的菲薄工資使她們陷於饑餓、疾病和苦難的悲境；為了挽救自己及其親屬免受饑餓，她們被迫出賣肉體。”

資本家用延長工作日的辦法使婦女勞動遭受殘酷的剝削。據1913年的資料，27%的工廠女工的工作日延續時間為10小時，20%的工廠女工的工作日延續時間在10小時以上。

在棉織工業中，婦女的工作日在兩班制的情況下為9小時；而在一班制的情況下則為10小時。但是，由於廣泛地採用加班制，因而大大地延長了工作時間。如果女紡織工拒絕加班，就要受到被企業開除、長期失業和飢餓的威脅。

實行強迫加班，在其他各生產部門中也是一種明顯的現象，因此工作日往往延續到13—14小時。

資本家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力圖盡量節省各項重要開支，其方法主要是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越來越惡化。

烟草、橡皮及火柴工厂里的工作特别有害于妇女的健康。

例如，在頓河岸罗斯托夫城內各烟草工厂的妇女的劳动条件就很恶劣，这可以从1914年“女工杂志”第4期的报道中看出：“房屋狭小，机床及其他设备均一个靠近一个地摆着，有的甚至连通路都没有……许多分間里的通风设备不好，空气中烟塵瀰漫，以致……連距离很近的同事也看不清楚。在这样駭人听聞的恶劣衛生条件下工作的主要是妇女，她們約占在这个工业工作的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九。”

印刷業的劳动条件也是恶劣不堪。彼得堡約有五六千女印刷工，其中大多数經常在潮湿、拥挤而又骯髒的地下室里工作。充滿着鉛末的空气，不停息的过堂風，刺骨的寒冷，暗淡的光綫——这一切致使眼睛早期失明，大都患肺癆病和風湿病。

在許多紡織企業里，也是令人难以置信地拥挤，沒有通风设备，很不衛生。老工人們回忆他們在資本主义的“达尼洛夫織布厂”工作的情形时写道：“由于存在着飢餓的‘失業后备軍’，半飢餓的工人不得不忍受工厂里的駭人听聞的劳动条件。沒有通风设备。棉屑像濃霧似地瀰漫在織布及紡紗厂房的空气中，使大多数工人都患肺病。染料厂房內充滿漂白粉、漂白物質和染色物質的有毒霧气。許多工人在这种有毒的空气中工作几小时后便失去知觉。死于急性肺癆的数以百計。”

工厂管理当局的專横，工头的無耻和粗暴，对毫無权利的女工加以經常的迫害和侮辱，使得資本主义企業中的劳动条件成为完全不可忍受的东西。

經常借口細故对女工处以罰款；往往毫無理由地以降低其菲薄工資来进行威嚇。工头可以任意托辭处罚他所不滿意的女工。

1914年彼得堡紡織工人协会杂志“紡織工人”第一期这样描述沙皇俄国女工的生活情况：“女紡織工的生活真是困难。工資極少，甚至连購買最必需的东西都不够……吃不飽，住在狭小

的房屋里。漫長的工作日迫使女工成为机器：工作，再工作。在工厂里，女工几乎是奴隶。时刻提心吊胆：怕工头，怕帮工，怕廢品檢查員。工头經常監視女工在工作時間做些什么。坐要罰款，与鄰工談話也要罰款…… 如果机器或机床出了毛病，女工愁眉苦臉去找帮工，請他修理…… 往往遭到应有尽有的惡声謾罵…… 此外，工头們經常以卑鄙的言辞来糾纏，以赶出工厂餓死等話来威胁。生活上的窘迫，精神上的侮辱——这就是女紡織工的生活。”

劳动保护几乎完全沒有，因而使工作条件更加惡劣。

在大多数的工厂中，甚至连最起码的安全技术設備都沒有，因而發生許多人身事故，工人的生命經常受威胁。根据工厂檢查处的不完全統計，在1908年，每一千个工人中發生了32.5件不幸事故，其中五分之一成为严重的終身殘廢。

俄国在1912年前还没有工人的社会保險。發生不幸事故时，从罰款中撥給的救济金的数額，完全由工厂主任意决定。只要企業主“証明”不幸事故是由于男女工人本身的过失所招致的，就不給他們任何物質上的帮助。

为工人服务的医疗設施也很坏。患病工人所得到的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医疗救助都須繳納費用。患有重病和慢性病的工人或殘廢工人，很快就被解雇。

企業主对工人的居住条件毫不关心。法律上沒有規定工厂主必須供給工人住所，只是为了必須保持經常的劳动力，他們才建筑一些宿舍，因此他們連起码的生活設備也不加以注意。

在工厂宿舍的每个小房間內，通常住10—12人，或者兩家、三家以至四家人。有时就是安設木板床的公共臥房，往往是兩層，一板之隔便住一家。例如1906年在布洛赫罗夫工厂里的288个房間內就住了969个成年人和675个小孩子。平均每一个房間將近住6人。每个人的居住面积，甚至全家的居住面积，不超过一張床。

但是，就是这样的住所也不够大家住。住在工人宿舍的人們随时有被厂主驅逐到街头的危險。

大部分工人不得不住在所謂“自由的”住宅內。男工人或女工人住这种房子，每月要付1盧布（走廊內的一張床位）到2盧布50戈比、甚至6盧布（半間房和整間小房）。

繁重的工作，工資菲薄而又每天工作10—12小时，極端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处于完全無权的地位和經常受精神上的侮辱——这就是沙皇俄国資本主义企業中劳动妇女所遭受的工厂苦役的情况。这損害了女工的健康，縮短了她們的寿命。

1914年关于紡織工業女工情况的專門調查材料中指出了工厂女工的早期衰老現象。一个50岁的女工往往就老态龙鍾了：眼花、耳聾（如果是織布女工）、腰弯背驼，看来至少70岁。

劳动和生活条件艰苦，剝削不斷增長，使得工人階級为改善自己的地位而进行的罢工斗争日益加强。这种斗争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具有特別廣泛的規模。在無产階級革命斗争的压力下，沙皇政府被迫提出工人的社会保險問題。

沙皇政府并不关心滿足無产階級的迫切要求，所以將工人保險法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7年之久，到1912年6月这个法案才終於批准。

但是，工人保險法只涉及不幸事故和疾病兩種保險，而且只包括全部雇佣工人的六分之一，特別需要社会保險的許多工种（鐵路、農業、建設工人等等）都不在这一法案的适用範圍之內。

根据工人保險法，补助金和医疗救助只給病伤互助会的会員，而这种互助会是在厂主直接监督下組成的。由保險費湊成的病伤互助会的資金，大部分是由工人自己繳納的，而企業主付出的只是其中極少一部分。因此，用于人寿及健康保險的主要費用仍然是由工人来負擔的。

“在目前这样瘋狂的反动时代，在反革命統治的时代，才能产生这种極端粗暴地嘲弄工人最迫切利益的法律，它是政府与